

主 编 梁羽龙 张海军

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 第五辑

名利场

Vanity Fair

〔英〕萨克雷



名利场(二)



高玉其 左志群 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第四十章 蓓基正式进了家门

克劳莱家的嗣子大出事以后没多久就回家了，自此，他变成了女王的克劳莱的当家人了。从男爵尽管又活了几个月，可是话都说不清，脑子也不清楚，便让大儿子接手管理了庄地上的一切事务。毕脱发现情况很不正常。毕脱爵士老是把产业买进去卖出去的；他总共有二十个办事人，然而和他们没有一个没吵过嘴的。他和佃户们也是纠纷不断；又和律师上了法庭；他是开矿公司、造船公司的股东，因此和这些公司也有官司打。总之，他有的是法律纠纷。这些困难需要有毅力的人来解决。他当家后，就不知疲倦的办起事来。他全家都搬到了女王的克劳莱大厦，莎吴塞唐伯爵夫人自然同来了。她开始在教区里干她的工作，私传她自己的教，还把她那些业余牧师们也带到乡里来，让别德太太不由得又惊又气。

别德太太并没有把她对蓓翠·霍洛克斯小姐的威吓付诸实践，因此那位姑娘也就没有被送到沙乌撒泼顿的监牢里去。他们父女一离开大厦后，父亲就把村子里的克劳莱纹章酒店给接办了，因为以前毕脱爵士曾经和他有租约。

表面上牧师住宅里和大房子里的女眷互相都很有礼貌，至少年轻人之间还互相给面子，只有别德太太和莎吴塞唐夫人不能见面，否则定会勾心斗角的闹，渐渐的就互相断了来往。每当牧师家里的太太、姑娘们到大房子里面来作客，她夫人就躲在房子里，根本不出来。毕脱偶尔能够不见丈母娘的面，却并不以之为憾事。在他眼中平葛一家是世上最高贵，最有趣的旧世家，向来对他姨妈那位伯爵夫人的辖治没有什么异议，可是偶尔也认为她太专制了。被人家当作年轻小伙子自然是一件还过得去的事，不过无论如何自己毕竟已经有四十六岁了，还被人家当作孩子一样来对待，确很伤面子。吉恩夫人事事都由母亲给她作主。她只能一个人悄悄的心疼一下孩子，还多亏了莎吴塞唐夫人事情忙不过来，因此花在照料外孙女玛蒂尔达和外孙子毕脱·克劳莱小少爷身上的时间自然就减少了。毕

脱小少爷的身体不好，莎吴塞唐夫人不知道拿了多少的服轻粉给他吃，毕脱小少爷的一条小命儿才保住了。

毕脱爵士现在所用的几间房子，就是从前克劳莱太太死在里面的那几间，盼着高升的海丝德姑娘一心一意把他伺候着。重金聘来的看护者可以说是最赤心忠胆的了。她们替病人弄松枕头，调藕粉，病人的咕唧抱怨她们也不得不忍受，门外的太阳再好也不想出去玩。她们心甘情愿地把椅子当作床，黄昏的时候就守在壁炉旁边取暖，给病人烧开水。整整一个星期她们都会翻来覆去的拿着一张周报看，整整一年时间所能读到的书籍不过就是诸如“人之责任”和“法律——一生的事业”之类的作品。她们的亲戚朋友一星期只见她们一回，有的时候把一小瓶杜松子酒夹在衣服篮子里想带回家去，一旦被我们发现了还要训斥她们。一个季度得到的不过就是十镑钱的薪水罢了，我们还觉得这个价钱太高了。海丝德小姐尽心尽力地服侍克劳莱先生的父亲从男爵，每个季度拿到的工钱却仅仅五镑，克劳莱先生却整日唠叨个不停呢。

晴天的日子里，海丝德服侍老头儿在轮椅里坐着，推他到平台上去；吉恩夫人经常跟着轮椅蹒跚。没有人看得出来她是非常受老头儿喜爱的，一见她进来就满脸笑容地连连点头，她一出去又哼哼唧唧的表示不愿意，等到门被关上的时候，就忍不住地哭闹起来。在太太的面前海丝德十分恭顺温和，一转身就换成了另一副嘴脸。她握着拳头对老头儿恐吓，嚷道：“你这个老混蛋，不准闹！”她明知他喜欢看炉里的火，却故意把轮椅从火炉旁边移开，把那老头儿逗得哭得格外的伤心。七十多年以来他用尽心机和别人竞争；不管做什么事，总是为自己打算，到头来却成为一个白痴，连穿衣、吃饭、睡觉、洗涮，都跟小孩子一般离不开别人的照顾。

艰难的护理工作一天终于结束了，一天早晨海德丝向毕脱 克劳莱报告。毕脱爵士死了！

听道这个消息毕脱的脸皮一下子变红了。原因恐怕是他终究做了毕脱爵士了，又是国会议员，将来的荣华富贵享用不尽的缘故。

大房子和牧师住宅所有的百叶窗都被关了起来；教堂里的丧钟也打了起来；别德·克劳莱在弗特尔斯顿家里吃了一顿饭，又喝了

葡萄酒，接着谈论死去的哥哥和新接位的毕脱爵士。那个时候蓓翠姑娘已经嫁给了一个开马具店的人为妻，她得到消息后哭得伤心异常。在墨特白菜和克劳莱纹章酒店里大家都谈起这件事。近来酒店老板和牧师的交情也恢复了，有的时候牧师也到霍洛克斯店里去喝他的淡脾酒。

吉恩夫人问他丈夫毕脱爵士说：“是我还是你给你弟弟写信？”

毕脱爵士道：“当然我写，他参加丧礼，是应该的。”

吉恩夫人又问道：“罗登太太呢？”

莎吴塞唐夫人接过来道：“吉恩！这样的主意你是怎样想出来的？”

毕脱爵士很坚决地答道：“当然要请罗登太太来。”

莎吴塞唐夫人道：“有我在这儿一天这事就行不通！”

毕脱爵士答道：“我请您老人家不要忘记了一件事，这一家之主是我不是您。吉恩夫人，请你给罗登·克劳莱太太写一封信，请他参加丧礼。”

伯爵夫人大声嚷道：“吉恩，我不许你写！”

毕脱爵士又说道：“家里的主人是。如果您对我不满，必须离开这儿，我非常抱歉。至于家务的管理，那是非依照我的主意不可的。”

莎吴塞唐夫人挺直身子站起来，那风度竟跟息登思太太演的麦克白夫人^①一样庄严。她命令下人把车套上；她说既然她被女儿女婿赶了出去，她只好忍气吞生的一个人出去度日了，从此不管世事，一心一意为他们祈祷，希望他们改过。

胆小的吉恩夫人哭求道：“妈妈，我们并没有把你赶出去呀。”

“你们把上流社会的基督教徒不应该见的客人请来了，明天早上叫他们准备好马，我必须走了。”

毕脱爵士站起身来，嘴里说道：“吉恩，请你动笔吧。我念你写，先把地名和日期写上‘女王的克劳莱，一八二二年九月十四

^① 麦克白夫人：莎士比亚著名悲剧《麦克白》里的女主角。息登思太太（Mrs Siddons, 1755 - 1831）是专演莎士比亚戏剧的名演员。

日。亲爱的弟弟——”

莎夫人不以为女婿会变，听到他的口气是如此的坚决，不得不站起身来，神色仓皇的走出书房去了。吉恩夫人想要跟出去安慰她母亲，可是毕脱不准夫人去。

他说：“她根本不会走的。布拉依顿的房子已经租了出去，上半年的股息也花光了，堂堂的伯爵夫人在小旅馆里住着岂非要颜面尽失？亲爱的，我已经期盼了很久，希望能得到这么一个机会让我采取这——这决定性的一步，一家不容二主的道理你当然很清楚。现在请你执笔，我们接着写下去。‘亲爱的弟弟：——我有责任向家里面每个人报丧，我想你们早已想到。——’”

总而言之，如今毕脱成了一家之主了；靠着他不算坏的运气——或者照他自己的看法，靠着功劳大，家里别人想了好久的财产几乎全部被他一个人拿到了。他决定对家里的人厚道一些，处处不失体统，把女王的克劳莱一家重新振兴起来。他一想到自己是一家之主，心里的那股得意劲儿就不用提了。他有能力，有地位，用不了多少时间一定能得到相当大的权势，因此打算将来给弟弟找一个位置，为堂弟堂妹们寻一条出路。大约他想到了这些人从心底里想要得到的财产被他一个人独占了，心里也有一些过意不去。在他当家四天之后，主意定了。认为治家最重要的就是公平正直，不能听凭莎吴塞唐夫人的主张。自己至亲兄弟，必须全力拉拢的。

所以他给他弟弟罗登写了一封信，这封信的措词十分严肃，写的时候着实推敲了一番，里面的字眼和见解深奥得很了。毕竟吉恩夫人的心地太过简单，她一面按丈夫的命令把他的话一句一句的笔录下，一面打心底里佩服他的才华。他暗想：“一旦他进入了下议院，一定是个伟大的演说家，我丈夫真不愧为一个天才，既聪明、又忠厚！我一直都以为他有些冷冰冰的，如今看来他为人不错。”

实际是，毕脱·克劳莱早已把这封信的稿子背得烂熟于胸了。他是个手段高明的人，自己悄悄的细细斟酌，把词句修改得顺畅，事先瞒住了她太太，这也难怪她会觉得惊奇了。

罗登·克劳莱拿到了这封信，并没有多大的反应。他想：“我何必到那能把人闷死的地方去呢？吃饭的时候跟毕脱面对面的坐着，

可让我受不了。而且还得花二十镑雇车马。”

每当他有什么为难的事的时候，便去找蓓基商量，所以他把这封信和她的巧克力茶一起托到楼上卧房里去交给她，——每天她喝的早茶总是他亲手做好了送上去的。

拿起信封，拆开读了信，蓓基马上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叫道：“好哇！”喊着、乱摇着信纸。

罗登看着心里感到十分不解，说道：“有什么好呢？蓓基，他又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东西。早在我成年的时候我的一份产业就给我了。”

蓓基答道：“你这不中用的东西，我看你是真不明事理。快到勃鲁诺哀太太那儿去给我定做几套黑衣服。你自己也去买一件黑背心。

罗登说道：“难道你的意思是你准备去吗？”

“当然准备回去，我要吉恩夫人明年把我带进宫去。我要你哥哥把你弄到国会里，你这个傻子！我要你和你的哥哥都把选票投给斯丹恩勋爵，我可爱的呆子！这样你就能成为爱尔兰的总督，要不就是西印度群岛的事务大臣，要不就是司库官，诸如此类的事情。”

罗登埋怨道：“可是咱们又得花好多钱坐邮车。”

“咱们可以用莎吴塞唐的车子，他是我们家的亲戚，他的马车肯定应该一起去送丧。可是这样也不大妥当，坐邮车不错，显得我们不摆架子，才能让他们瞧着喜欢。”

上校问道：“当然罗迪也去啰？”

“哪有这一回事，何必要多花一张票钱呢？现在他已经足够大了。不能挤在我两个中间，票都不买。还有，最好告诉你的佣人斯帕克斯，就说毕脱老爵士去世了，等丧事办完以后，你还可以拿好些遗产呢。回头他一定会给拉哥尔斯说这个消息，不幸的拉哥尔斯逼着要钱，听到这话心里可以得到一些安慰。”说完，蓓基便拿起茶喝起来。

那天黄昏，忠心的斯丹恩勋爵来了。看到蓓基和她的女伴（她不是其他人，是布立葛丝）忙着把家里所有的黑衣服黑料子铰的铰，撕的撕，拆的拆，准备做孝服。

利蓓加说：“布立葛丝小姐和我因为爸爸去世了，正在这儿悲痛伤心。勋爵，毕脱·克劳莱爵士去世了。今天早上我们难受得不行，现在又在改衣服。”

布立葛丝翻起眼睛来望着天，话都说不出来，只是说：“利蓓加，你怎么会说出这话来了？”

勋爵应声道：“利蓓加，您怎么会如此说话呢？哦，原来老混蛋死了。如果手段高明，能够加爵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毕脱先生出的力倒还不少，只差一点儿就把事情办好了，可惜那老的总是在最合适的时候叛变！”

利蓓加说道：“我差一点儿就做了沙里纳斯的寡妇呢。布立葛丝小姐，不知你还记不记得？你偷看见毕脱老爵士跪下向我求婚。”我们的老朋友布立葛丝小姐一想到旧事，羞得不行，幸亏斯丹恩勋爵叫她下楼倒茶，她便趁机走了。

布立葛丝就是利蓓的看家狗。克劳莱小姐给她留了一小笔年金。本来她十分愿意留在家里给吉恩夫人做伴，因为吉恩夫人对她很不错，对别的人也很好，无奈莎吴塞唐老太太对她不感兴趣，勉强把她留下住了几天，让面子上还过得去，就急急忙忙地把她打发出门。毕脱先生觉得她不过忠心耿耿地把去世的姑妈照顾了二十年，而姑妈竟然对她太过宽厚，使得自己也受了很大的损失，因此在心里暗暗不满，老夫人主张发送，他也并不反对。鲍尔斯和孚金也都拿到了遗产，被家里给解雇了。他们结了婚，开了一家寄宿舍。

本来布立葛丝是打算和她乡下的亲戚住在一块儿的，可是她看惯了上流人物，和家人住在一块儿反而不适应。布立葛丝家里的人全都在镇上做买卖；他们为布立葛丝一年四十镑钱争得面红耳赤，竟然跟克劳莱小姐的亲友争夺遗产的时候差不多，而且比他们更加不要脸面。布立葛丝的兄弟是一个激进派，他开着一个帽子箱，还卖一些杂货，他要求姐姐出钱帮他扩充规模；布立葛丝不愿意，弟弟就骂她是一个有钱便看不起人的贵族。本来她倒也愿意出钱，可是她还有一个妹妹，被一个不信奉国教的鞋匠娶为妻子，跟那卖杂货和帽子的兄弟合不来（原来那兄弟上的又是教堂的另外一派），

她说他马上就要破产了。这样就把布立葛丝霸占了，把她弄去住了一段时日。不奉国教的鞋匠要布立葛丝小姐培养他儿子读大学，成为绅士。她历年的积蓄被这两家搜刮了一多半去，最后她不得不仍然逃回伦敦，乡下两家都把她痛骂了一顿。她觉得自由身子反倒还不如为人佣人方便，决定再找一份事情干，她在报上登了广告说：“现有态度和蔼的女士，一贯出入于上流社会中”等等，她在半月街鲍尔斯的寄宿舍里租住着，盼着有人上门请她。

她就是这样遇上了利蓓加的。一天，布立葛丝走到《泰晤士报》第六次去登广告，从市中心回来，身子已经相当疲倦了。她刚刚走到鲍尔斯宿舍的门口，罗登太太那由几匹小马拉着的时式小马车，在这条街上飞快地跑过。利蓓加一眼就认出了这态度和蔼的布立葛丝。她立刻在门口把马停住，从车子上下来。布立葛丝看见了老朋友，还没有来得及回过神来，利蓓加早已经把她的两只手抓住了。

布立葛丝不停地哭，利蓓加则不停地笑。她们一走进过道，利蓓加便吻着她，然后和她一起来到鲍尔斯太太的前客厅。客厅里挂着红色的厚窗帘，嵌着圆镜子，有一只假老鹰站在镜子上，用一条链子锁着，窗口放着一张“空屋租赁”的招租纸牌子，那老鹰正盯着纸牌子的后面出神。

布立葛丝抽抽噎噎的哭泣着诉说自己的情况，总而言之，先是布立葛丝讲述她的经历，紧接着，蓓基也把自己的身世述说了一番，那份儿直爽诚恳是她独有的。

鲍尔斯太太专门走到过道里来偷听客厅里的情况，只听到里面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，脸不由得就板了起来。她向来都看不上蓓基的。自从她和丈夫在伦敦住下来之后，经常到他的老朋友拉哥尔斯家里去拜访他们。他们听了拉哥尔斯说起上校一家过日子的情形，表示很怀疑。鲍尔斯说：“拉哥尔斯，我的孩子，如果我处在你的情形，我就不会相信他。”鲍尔斯的女人看见罗登太太从客厅里走出来，冷冷地鞠了一躬。罗登太太一看见这位闲下来的女佣人，非要同她握手不可；鲍尔斯太太把她那又冷又僵的手指头伸了出来，然后蓓基上了车，风驰电掣的上毕加迪莱去了，临走的时候向布立

葛丝点着头，布立葛丝向她点头还礼。

蓓基探问了她朋友的近况，了解到我们布立葛丝从克劳莱小姐那儿得到了一份遗产，足够她用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了，因此，她对薪水的多少倒不怎么在意。蓓基一听到这话，立刻给她作了好些居家过日子的打算，蓓基自己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女伴，所以当天晚上就把布立葛丝请到她家里去吃晚饭，说是要让她见一见她的小乖乖罗登。

鲍尔斯太太告诫她的房客，叫她万万不可轻易地就到老虎窝里住下。“布小姐，听我的话没错，你去了以后一定会懊悔的。否则我就不姓鲍尔斯！”布立葛丝说一定会小心谨慎。小心谨慎得到了什么结果呢？第二个星期她就入住罗登太太家里，六个月还不到就把年金押了六百镑借给罗登·克劳莱。

第四十一章 蓓基又回到了老家

孝服已经送来了，毕脱·克劳莱爵士那里也已经该接到信了，于是克劳莱上校夫妇坐上海弗莱邮车，起身向乡下赶去，大概在九年以前，利蓓加还是一个刚出道的小女孩儿，跟着那死去的从男爵一同下去，坐的也正是这一辆车子。客店前面的院子她还记得一清二楚，还有那当槽儿的向她要钱她不给，还有剑桥大学的学生想要结交她，在路上向她献殷勤，这一切都历历在目。罗登在外面坐着，有意帮着赶车，可是家里遇到新丧，他当然不好乱来。到了墨特白菜，就看见家里的马车在恭候他们。他们进车的时候，利蓓加说：“罗登，还是那一辆原来的车，看这些座位上的布都被蛀掉该有多棒。因为把这一块给弄脏了，毕脱爵士——喝！铁器铺子的掌柜道生关上了百叶窗；——因为把这一块给弄脏了，毕脱爵士大闹了一场。记得那一回去沙乌撒泼顿去接姑妈，他把一瓶樱桃白兰地酒给摔了，结果就被弄上了这一大块。唉，这时间如飞！”

利蓓加说：“你的妹妹们一定都成大姑娘了。”这还是她第一次想到她们。

上校回答说：“我确实不知晓。噢，这是洛克老妈妈呀！你好哇，洛克太太？我是罗登少爷，你还有印象吗？”

此时车子正好进了洛克老妈妈管着的大门。洛克妈妈把旧铁门吱吱扭扭的打了开，马车就在两根长满青苔的柱子中间过去了。

罗登看看四边说：“我们老爹砍了好多的树木。”说完，他就沉默了，蓓基也不说话。他们俩人都很兴奋，不免忆起往事来。罗登想起了伊顿公学，想起了母亲，他想起他的姊姊；还有，他从前总是痛打毕脱。想着想着，他又挂念起在家里的小罗登来了。利蓓加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各种坎坷，当时的生活真是沉沦，干的全是不为人知的勾当，到她进了这两扇大门，才算见了世面开了眼界。她还想到了平克顿小姐、乔斯还有爱米丽亚。

马车一停在那看得眼熟的台阶前面，就有两个个子很高、身着黑衣服的听差把前门打开。他们夫妻挽着手走过穿堂，此时罗登把脸都涨红了，蓓基的颜色却有些发青。然后他们快步走进客厅，毕脱爵士夫妇早已在那里准备好了迎接他们。

毕脱爵士猜对了，莎吴赛唐夫人真的没有离去，不过每当她看见女婿和她的女儿，总是不搭理他们。这一次罗登夫妇回到家里来受到了大家热烈的欢迎，她也不得不稍微的点了一点头。

毕脱上前握着弟弟的手；他又和利蓓加握了一下手，吉恩夫人握着利蓓加的两只手，与她互吻。不知怎么，这个老在江湖上闯的高手受了这一抱一吻，不知怎的眼睛里竟充满了泪水。罗登见嫂嫂如此亲热，胆子也放大了，上前把她吻了一下，吉恩夫人的脸顿时绯红了。

两个姑娘本来还在学校里，这一次也被叫回来参加葬礼。大概毕脱·克劳莱爵士考虑到一家人的体面，认为应该尽量多拉几个穿黑的人送葬才好。家里所有的男女佣人，收容所里的可怜的老太太，教区书记的一家，大厦和牧师家里雇佣着的男女佣人，都把黑衣服给穿上了。此外，承办丧事的人也带了好多帮忙的人，至少也有二十来个，也都是全身穿黑，帽子上也围着黑纱，这样，盛大的葬仪举行的时候，场面上就很壮观。

利蓓加见了小姑们，总提起以前当她们教师的事情。她一本正

经的询问她们的功课，而且说分别之后她常常想起她们。

晚饭之前穿衣打扮的时候，露丝小姐对凡奥兰小姐说：“八年过去了，可她一点儿改变也没有。”

凡奥兰小姐答道：“这个红头发女人气色还真不坏。”

露丝小姐说：“她那头发的颜色比从前要深了许多。”

凡奥兰小姐说：“她一点架子也没有太难得了，还没忘记以前曾做我们教师的事。”

“牧师的女儿说，她的母亲曾在歌剧院里作陪舞女郎，我想不会是真的吧——”

露丝回答说：“出身不好并不能够怨她。我看大哥做得很对，她既然是我们家的媳妇，当然不能不理她。别德婶婶还多说了些什么呢？她想要把爱玛嫁给酒店掌柜胡泼那小伙子，说是要定酒，老实人不客气的就请她回家了！”

凡奥兰说道：“不知道莎吴塞唐夫人会不会真走。她瞧着罗登太太的时候，说不出来有多么没好气。”

露丝^①说道：“她要走我真是谢天谢地。我可不愿意看《芬却莱广场的洗衣妇人》。”

吃晚饭前，吉恩夫人把利蓓加领到特意为她准备的屋子里去。吉恩夫人看见罗登太太那小箱子已经被搬了上来，分别被放在卧房里和隔壁的梳妆室里，就帮着小婶子把整齐的黑帽子黑外衣脱下来，并且问她还要不要其它东西。

利蓓加道：“我最希望能到孩子的屋里去看一看你的两个小宝宝。”于是两位太太手拉手地到孩子屋里去了。

玛蒂尔达四岁都还不到，男孩儿只有两岁，蓓基说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相貌和智力，这样的孩子真不多见。

吉恩夫人感叹道：“我只希望妈妈别老把药喂给他吃。我经常认为，如果少吃一些药，大家的身体都会好一些。”接着吉恩夫人和蓓基就亲密的谈起小孩儿生病吃药的话题来。在半小时之后，蓓基和吉恩夫人已经变成了相当亲密的好朋友了。到晚上，吉恩夫人

① 原文为“凡奥兰”，也许是作者笔误。

对毕脱爵士说蓓基人真好！

利蓓加真是不怕辛苦，她先是非常轻松的从女儿那儿获得了欢心，然后就费尽心机想法子讨好那莎吴塞唐夫人。趁着她夫人独自一人的时候，利蓓加立刻开始联络她。她说到了孩子的健康问题，讲起有一回她的宝贝儿子得了病，全巴黎的医生都说他没有救了，后来她给他吃了一大服轻粉，这才把他的小命儿给保住了。要是没有轻粉，小孩儿不就没命了呢？然后她又说起她常常在梅飞厄的一家教堂里做礼拜，从而结识伟大的劳伦斯·葛瑞尔斯牧师，因此常常听说莎吴塞唐夫人的大名。她说近年来环境不同了，遭遇又不好，所以对人生的看法跟从前相比也改变了很多。从前迷恋荣华富贵，所以一再失误，但愿过去的糊涂行径不至于让自己陷于不能自拔的绝境之中，将来她还准备在宗教方面多下一些力气。她说起以前多亏克劳莱先生给她讲了一些道理，又说起曾经看过《芬却莱广场的洗衣妇人》，从中她获益不浅。她又问起写那一本小书的天才作者爱密莲小姐。她现在成了爱密莲·霍恩伯格夫人了。在好望角住着，她的丈夫很有可能成为加弗拉瑞亚的主教。

最后她又做了一件最聪明的事，便赢得了莎吴塞唐夫人的欢心。葬礼后没几天，她觉得六神无主，身上不舒服，乞求她夫人想法子。老夫人不但在口头上告诉她怎么做，入夜后她穿上长睡衣，打扮得跟麦克白夫人一样。亲自走到蓓基的房中。她带了一包自己非常偏爱的传教的小册子，还带了一杯药水，是自己配的，强迫着罗登太太把它喝了下去。

蓓基先把小册子接过来，打开来全神贯注地看着，一面和老太太研究书的内容，又向她求教灵魂求得平安之法，希望这样混过去，肉身就可以不必让她的医治了。无奈的是说完了所有与宗教有关的话题，麦克白夫人还是不愿意走，一定要亲眼看着蓓基把药吃下去才罢。可悲的罗登太太没有办法，只得做出一副感激的样子，当着那位顽固的老太太的喝下了药水。老太太祝福了那被她骗的蓓基，自顾走了。

她的祝福对于罗登太太来说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，罗登进来的时候看见她的气色不太正常。利蓓加把方才的事描述了一遍；她自

己虽然成了别人笑话的对象，但是这件事情实在太过好笑，她笑得难以止住，于是就仔细地形容了一番，描写自己是如何上莎吴塞唐夫人的当。罗登听得哈哈大笑，罗登夫妇回到家后，这事常常使斯丹恩勋爵和小罗登听了好笑。蓓基就装扮成莎夫人的样子从头到尾的把这出戏演给他们看。

毕脱爵士仍记得以前利蓓加十分尊重自己，所以对她不讨厌。她和罗登的婚姻虽然门户不对，可是对于罗登却是有益无害的，只要看一看他现在的行为和习惯就清楚了。另外，他们结了婚岂不是太有利于了毕脱本人吗？偌大的财产不是全靠这门亲事才弄到手的吗？

以前毕脱最喜欢的莫过于蓓基恭而敬之的态度了，如今她加倍的仔细，在嫂子面前，利蓓加说的话也是在情在理的。她说是别德·克劳莱太太一手将这婚姻撮合的，后来别德·克劳莱太太又在背后说坏话。她这个人太贪心，要想独占克劳莱小姐的财产，设法让罗登失去姑妈的喜爱，才编造了这许多恶毒的谎言中伤利蓓加。她说道：“她要我们穷困，总算实现了。可是她让我得到了一个世上难找的丈夫，叫我怎么能生她的气呢？再说，她自己的希望也并没有成功，没有拿到想了半辈子的财产，她的那一份儿贪心不是也受惩罚了吗？”她又说：“没有钱有什么可怕的？我们才不会怕贫穷呢！我从小就过惯了苦日子。我能够嫁到如此根基深厚的旧世家做媳妇，真是打心底里高兴。现在能用克劳莱小姐的钱财重兴咱们家里从前的光辉，难道有什么不好吗？我一想到这儿，就经常觉得高兴极了。毕脱爵士是顾大局的，这些钱被他拿着比被罗登拿着要好多呢。”

毕脱爵士的妻子一五一十的把利蓓加说的话又转给丈夫听，这更加深了蓓基在他心上早有的好印象。葬礼结束以后的第三天，全家在一块儿吃饭，毕脱·克劳莱爵士在饭桌的主位上坐着负责切鸡，竟对罗登太太说：“利蓓加，我给你切个鸡翅吧？”利蓓加听了这话，眼睛都兴奋得发亮了。

家里人都各自忙着而女王的克劳莱的过去的主人呢，却在他身前所住的房子里安息着，两个专门雇来伴灵的人日夜守在他的身

旁。

安息的人本来是世家子弟，上一代全部是武士绅士，现在就只等着被抬进家墓了。全家的主仆都离得远远的，不愿意走到这阴森可怕的地方来。只有一个人为他痛惜，就是那本来希望做了毕脱爵士的妻子，差点儿就成为这大房子里的主妇，到最后来不得不一逃了之的。老头儿还有一只心爱的老猎狗，除了这女人和这猎狗，没有其他的人为他伤心流泪，因为他这一辈子都没有花过一丝一毫的心思跟别人交朋友。

到了下葬的那一天，仪仗排列得非常的体面。家里的人坐上蒙着黑布的马车里，承办丧事的人和他的伙计们满脸非常悲伤的样子；佃户的代表为了溜须新地主，也来送丧了。附近的地主们的马车也在行列里面慢慢的前行，按规矩牧师讲了一篇话以追悼“我们离世的亲爱的兄弟”。只要死者的尸首还在，活人就借此大摆场面：硬编出许多繁文缛节，先把尸身盛仪停放，然后放在丝绒衬底的棺材里面，用钉子钉了起来，然后把石碑竖在坟上面，上面刻着连篇的谎话，这样才算尽心尽力。别德的副牧师和毕脱·克劳莱爵士两个人合作，为去世的从男爵做了一篇非常得体的拉丁文墓志铭。仪式完了以后，佃户们有的骑马回去，有的留在克劳莱纹章酒店里吃东西。邻居的车夫们在女王的克劳莱大厦的下房里把午饭吃过，就各自赶着车子启程回家了。办完丧事的人把丧事用的东西收拾后，就爬到柩车顶上坐着回沙乌撒泼顿去了。

附近有非常多的飞禽，而且与政界有联系的英国绅士们没有一个人不对打野鸡感兴趣的，所以毕脱·克劳莱爵士等到开始的那一阵哀痛过去之后，偶而也出去打鸟消遣。有的时候他非常的虚心，自己连猎枪也不带，只带着一支不能称作武器的竹节手杖，让他高大魁梧的弟弟罗登和他的猎户们在旁边砰砰的开枪。现在毕脱又有钱又有地位，所以他的弟弟对他也恭敬有加。克劳莱上校现在可是身无分文，对于一家之主恭恭敬敬的，不再因为他是一个脓包而不把他放在眼里。布立葛丝经常给他来信，向他汇报小罗登在伦敦的生活情况。孩子自己也在信上写道：“我很好。我希望您们也都很

好。我希望妈妈很好。小马很好。格雷常带我去公园骑马。我可以骑着马飞跑了。我又见到了上次骑马的小男孩。马一跑他就哭，可我就不哭。”罗登给他哥哥念这些信，也念给吉恩夫人听；吉恩夫人听到了非常高兴。从男爵应承要帮助孩子上学，忠厚的吉恩夫人拿出一张五英镑的钞票交给利蓓加，让她给小侄儿买点什么。

时间就这样过去了，大厦里的太太小姐们日子过得很平淡，有一些平淡的消遣；在乡下住的女人们，对这种生活也感到知足。她们按着钟声吃饭和祈祷。两个姑娘吃过饭就练习弹琴，利蓓加就会点拨点拨她们。莎吴塞唐夫人常常坐在小马车上出去逛，利蓓加在她的旁边坐着，专心的听她讲大道理。到晚上，她就给全家唱韩德尔和海登的曲子听，然后就拿出一大块毛绒刺绣品来绣花。

利蓓加思谋：“做个乡下绅士的太太并没有什么困难。我想如果我能在这一年都能有五千英镑的收入，也会当个本分女人。到那个时候我就整天在孩子的房里消磨，我也会问候老婆子们病是否好一些了，也不小气花半克朗买些汤给穷人喝；每当朋友请客的时候，我就坐着马车专门为一顿饭走上十哩路，我有了钱，也愿意付账。这儿的人算什么厉害能干。还不就是靠着这一点本事吗？他们给了孩子仅五镑钱，就以为自己很慷慨了，我们无钱的人，就应该被他们瞧不起。”蓓基比较了一下每个人的机会，认为世界上的是非善恶分配得相当的均匀。

在七年以前她在这儿住了两年，从前经常到的地方，她每一个地方都又看了一遍。那个时候她年龄还不大，她还记得七年前的见解和感情；现在她见过了世面，结交了大人物，地位比从前也高了许多；把现今的见解感情和七年前的比较一下，的确大不相同。

蓓基心里想到：“我的地位比从前不知道高了多少，因为我很聪明，而其他的人几乎都是傻瓜，现在从前的日子再让我过，我也过习惯了。以前在爸爸画室里遇到的人，我可不能再和他们做朋友了。如今来我家里的没有一个不是戴勋章佩宝星的大老爷，再也不会是那些口袋里放着一纸包烟丝的穷艺人了。我的丈夫是一个绅士，我的妯娌是了不起的伯爵的女儿。几年以前，在这屋里我的地位就跟佣人没有什么两样，现在我可成了真正的主人了。以前我只

不过是个穷画家的女儿，花言巧语的哄骗着转角上的杂货店的老板，向他赊茶叶赊白糖，现在我到底比从前要阔多少呢？如果当初我嫁给了费朗西斯到如今也不见得比我现在过得更穷。

大概她也曾经想到过，如果她做一个诚实而地位低下的人，尽自己的责任，走正道，说不定也会觉得快乐；只看见她坚持不懈的追求快乐，却不见得走的路比第一条离目标更近。即使蓓基偶尔有过这些念头，她也不愿细细想。

利蓓加在女王的克劳莱住了一段时日，尽量的结交了一些“不义的财神”治下的人。要离开的时候，吉恩夫人和她丈夫都尽力表示亲热，并希望能在不久后重逢。因为一旦伦敦岗脱街的房子重新整修装饰过后，他们就准备搬到城里去住了。毕脱坐上马车，把他们一直送到了墨特白菜。

克劳莱夫人和蓓基告别的时候，克劳莱夫人问她：“不久你就能见到你可爱的孩子了，心里很高兴吧？”

利蓓加盯着天空答道：“唉，我高兴的要死！”

邮车驶进毕加迪莱，伦敦闪烁闪烁的灯光让人觉得高兴。在克生街家里，布立葛丝已经生了一炉烈火；小罗登还没有入睡，在等着爸爸妈妈回来。

第四十二章 关于奥斯本一家

我们与那位体面的朋友，也就勒塞尔广场的奥斯本老先生，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会面了。自从他和我们分别以后，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。说到近年来他的遭遇，不顺心的事实在很多，哪儿能让他改掉他的坏脾气呢？在老头儿的眼中，什么都按着他的习惯来办那才叫合情合理，因此别人顶撞他就让他意外的难过。现在他年纪也大了，又有着痛风，而且心头也很闷，不顺心的事情又着实不少，且不说现在的精力已经今非昔比了，别人不听他的话，就让他更生气。儿子死后不久，他那一头又硬又黑的头发就变得花白，脸色却是越来越红；每天他喝葡萄酒的时候，斟酒的手就颤得厉害，一天